

川海文心

携友雅集 细品时光

■王太生

我喜欢古代文人的一种行为艺术,或者说是交往方式,叫做雅集。

风雅的雅,聚集的集,风雅地聚集,大家和和气气,说说笑笑地坐到一起品茶、喝酒、聊天。都聊些什么?不聊油盐醋,却聊诗酒花,聊美食、聊文学、聊书画、聊垂钓、聊对弈……

古人对于雅集多有记载,清代《睢阳尚书袁氏家谱》中说:“大司马袁可立建园于城之东南隅,栽种蒔花,筑台凿池,为郡城胜览,呼宾客歌饮其中。”朋友、客人,且歌且饮,趣味相投。都是些文士,大家两袖清风,唱歌吟诗、品茗饮酒,闲弄风雅,其乐融融。

古时雅集,是文人的一种恰到好处地交往方式。大家同在一城同在一地,每隔一段时间就聚会一次,十天半月太勤,一年又太长,两三个月最佳;有新鲜感,又有亲切感,各自带着各自的话题,问近来的情况可好?家事无虞?又有什么大作?文人多天真之士,有孩子气,胸中有积郁,也借雅集一吐为快。

我所在的古城,至今还能找到几处古代文人雅集的印迹。

一处是城西的春雨草堂。其原为明末清初宫姓乡贤在城西小西湖边所筑,草堂建在草木扶疏处,雨水滋润下,周边环境优雅,正是听雨聊天的好去处。宫乡贤在他的诗中描述当

时周边景致:“十亩方塘跨两桥,桥边红杏恰相招。篮舆玩世山椒曲,画舫怀人水面骄。列坐流觞忘魏晋,停桡得径问渔樵……”读诗,能想象出这座江水浸润的小城,三百多年前,软径板桥相串联,水意澹澹,城廓路人神态悠然的场景。

另一处是城东的笔颖楼。此为清咸丰年间,一位候选县丞和他的兄长建的两层画舫小楼。据说此楼是观赏本邑胜景“泮池笔颖”的绝佳之地,也是文人雅客聚集之所。两兄弟常在此以文会友、诗画往来,还常召一些外地文友在此楼上寓居,有人乐而忘归。

旧草堂已废,一泓清波空

荡漾,多少物是人非。好在几十年前,小城人于原址重构了一座飞檐翘角的明堂,建筑有回廊,两面环水,堂前植松柏,堂后种竹。少时的我常去那儿玩耍,有时想,若散步至堂前,宫先生还在,自己也许会推门打扰,向他讨教一些写诗做文之事。置身堂内,透过窗户,看房后翠竹青青、雨燕呢喃的临湖风景,怀想曾经的吟咏唱和、管弦丝竹之声,不由得心生梦幻之感。

至于笔颖楼,经过修缮依然矗立。二层木楼,四周围合,中间天井,雨天屋檐有滴水落下的击石之音。修缮后的老楼,我去过两次,里面空旷寂

寥,可惜没有一次遇到在那里品茗晤谈的文人雅士。

雅集要合适的时间,如清风拂面、红荷摇曳、丹桂飘香等;也要有恰当机缘,如新朋相识、故友重逢、老来归乡……

八百年前的一次雅集,是在南宋武夷山中。进士美食家林洪踏雪拜访隐士止止师。山中无以为食,止止师速雪兔一只,兔肉切成薄片于开水锅中烫食。应着大雪纷飞的美景,看着肉片在汤中翻动,林洪当场赋诗“浪涌晴江雪,风翻晚照霞”。这是多么难得、多么有兴味的山中简餐啊!文人雅集,不因雪天封山而阻断,山高路

远,欣然前往。

雅集即是雅聚,多半要喝酒。

沉陷在更早的时光里,在中国南方,山阴古城的郊外,有一次著名的文人雅集,那就是王羲之的曲水流觞。一条小溪,大家分坐两边,酒壶漂到谁的面前,谁就把酒喝下。无人劝酒,一切皆出自自然,曲溪边,书圣拈须而笑,一派风和日丽。

如今,在我身边,时常也有一些雅集。我所称的“雅”,是内心的风雅。几个趣味相投的好友围坐一起,面色若春风轻拂,心情恬淡悠然。我倾心的一种方式,是在晚秋夜雨天,老城区一栋老屋中,数人相聚小饮。外面飘着雨,其间夹杂着若有若无的桂花香;桌上几道小菜:炒嫩韭、煮老扁豆、清水田螺……窗外,是老城区的深沉萧散景致。景与情交融。

最记得有一次,友人邀我到老巷院落小馆一聚。走进其中,恍若穿越到明清时期;行走在石板小径上,仿佛随时能与古人邂逅。尤其是那些烟火气在青砖黛瓦的空间,顺着屋檐、围墙、门扉,贯流、飘逸,盘桓不散。老巷里,与谁同坐?明月清风,我和好友。一入古调就雅,有意境氛围,衣袖间陡添仙气。

那晚,友人喝多了,临散时,意犹未尽,扶着老宅门旁光滑的石鼓对我说:“这地方古色古香,雅与俗和谐一体,老格调让人怀念。”他还与我约定,下次,等一个下雪天,我们还在此雅集。



惊鸿

奔·牧

李昊天摄

闲思随笔

隐入冬天的草木

■王国梁

冬天到了,草木开始悄无声息地隐于天地之间,以冷峻漠然的姿态面对时光流转,仿佛世间的一切悲欢离合都不在意了。

草木是冬天的隐士,它们就像古代那些隐居田园和山林的人一样,告别了人间繁华,去过一种素简到极致的日子。隐士并非天生具备隐士的心性,不过是在俗世扰攘中沉浮太久,看透了人生百态,想寻找一片清静之地,换一种活法。草木也一样,冬天是它们的隐居阶段。它们刚刚经历了看得见的繁华和丰饶,正在一点点褪去色彩的束缚,用与大地一样的颜色来隐藏自

己的存在。

我常去的那片林子,正在悄悄改换装扮。那里人迹罕至,树木和青草得以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呈现最原生态的景观。草木经历了春、夏的繁荣,从绿上枝头到第一片秋叶凋零前,这个林子都呈现出勃勃的生机,里面仿佛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豪情——多么像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怀揣着看遍世界的梦想。秋天越往深处走,林子的气质越来越收敛。冬天一到,它的气韵就变了,由蓬勃变得简约,由张扬变为低调,由肆意变得克制,仿佛终于参悟到了什么。于是,整个林子有了简约之气。

不过,很多的辞别不是一蹴而就的,而是有一个类似矛

盾挣扎的过程。如同古代的隐士告别纷扰尘世,不是立马决绝而去,而是把尘世的故事交代一番后再离开。初冬的草木还保留着绚烂之秋留下的痕迹,树叶没有完全落光,有些黄叶在树上摇曳出最后的告别之歌。离歌轻响,似乎有伤感的味道,但苍凉的大背景呼之欲出,所以彻底告别是必然。地上有一层层落叶,厚厚的,仿佛一叠一叠的岁月。如果不是在这样的原生态林子里,恐怕你是很难找到这样厚重的落叶层的。人多的地方,人们喜欢把落下的叶子扫起来,好像是在对抗季节赐予的凋零宿命。而林子里的落叶从未被扫过,人走在上面,脚下沙沙作响,心中蓦然涌起

岁月沧桑之感。

地上的草,曾经与树木共同撑起繁华时节。如今的草一片一片黄了,很多地方被落叶覆盖,隐约露出枯黄的草茎。有的地方的草还绿着,仿佛在与繁华世界进行着藕断丝连的挣扎。不过,枯叶点缀其间,提醒这些不肯谢幕的草赶紧表态。去还是留,已经不是草说了算的,时光的流逝不可逆转。转身而去,归于天地之间,是草木的最终归宿。

草木是冬天的隐士,它们删繁就简,以最简单的姿态隐于高天厚土之间。季节沉寂,朔风凛冽,草木作别繁华。天地空阔,冬日无言,草木只以风骨示人。

冬天的草木没有存在感,

人们渐渐忽略了它们。但你敢说它们不是隐藏在角落里的勇士吗?它们是隐士,也是勇士。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”草木像古代的隐士一样,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人世间的冷暖苦乐,退隐只是一种表象,心中的理想永远都不会破灭。草木是勇士,它们敢于告别,更敢于怀揣春暖花开的理想在僻远之境守望。每一个枯寂的枝头,都隐藏着不灭的希望。每一棵枯萎的草,都隐藏着不死的根。草木在冬天选择这样的方式,为的是沉淀自己和积蓄力量。

草木是冬天的隐士,待它们重出江湖的时候,将带给人一个更加生机勃勃的世界。